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

第十回 沈謙改本害忠良 章宏送信救恩主

話說沈謙看了邊關的文書，要害羅增全家的性命。你道是怎生害法？原來羅增在邊關連勝兩陣，殺入番城，番將調傾國人馬，困住了羅營。羅爺兵微將寡，陷在番城，特著差官發兵救援。沈太師接了文書便問道：“你是何人的差官？”差官道：“小將是邊關王總兵標下一個守備，姓宗名信。現今羅爺兵困番邦，番兵利害非常，求太師早發救兵保關要緊。”沈謙含笑道：“宗信，你還是要加官，還是要問罪？”嚇得那宗信跪在地下稟道：“太師爺在上，小官自然是願加官爵，那裏想問罪！”太師道：“你要加官，祇依老夫一件事，包你官升三級。”宗信道：“祇求太師提拔，小官怎敢不依！”太師道：“非為別事，祇因羅增在朝為官，諸事作惡，滿朝文武也沒一個不恨他的。如今他兵敗流沙，浪費無數錢糧，失了多少兵馬，眼見得不能歸國了。如今將文書改了，祇說他降順了番邦，那時皇上別自出兵，老夫保奏你做個三邊的指揮，同總兵合守邊關，豈不是一舉兩得？”宗信聽得稟道：“憑太師做主便了！”沈謙見宗信依了，心中大喜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且起來，坐在旁邊伺候。”沈謙隨即命家人章宏取過文房四寶，親自動筆改了文書，吩咐宗信：“你明日五更來朝，到午門口，老夫引你見聖上面奏羅增投降了番城。”宗信領命，收了假文書，在外安歇，祇候明日五鼓見駕，正是：

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裏捉金烏。

話說沈謙設計謀害羅增，也中好不歡喜，若真是沈謙害死羅府全家，豈不是絕了忠臣後代？也是該因英雄有救。你道這章宏是誰？原來是羅府一名貼身的書童，自小兒是羅太太撫養成人，配了親事，他卻是有心人，因見沈謙與羅府作對，惟恐羅府受沈謙暗害，故反投身沈府，暗窺動靜，已在他家十多年。沈謙卻倚為心腹，並忘記是羅家舊人，也不知他的妻子都在羅府內居住。他聽得沈謙同宗信定計要害羅府全家人的性命，吃了一驚，心中想道：“我自小兒蒙羅老爺恩養成人，又配了妻子，到如今兒女長大，皆是羅府之恩。明日太師一本奏準朝廷，一定是滿門遭斬，豈不是絕了我舊主人的香煙後代？況且我的妻子兒女都在羅府，豈不是一家都是死？必須要想個法兒救得他們纔好！想來想去，無計可施，祇有回羅府同二位公子商議，但祇在今晚一刻的工夫，明日就來不及了，待我想個法出了相府纔好，祇是無事不得出府，門上又查得緊，怎生出去？”想了一會，有了，宅門上的陳老爹好吃酒，待我取壺好酒前去同他談談，便混出去了。”隨即走到廚房取了一壺酒，備了二色菜，捧到宅門上，叫聲：“陳老爹在那裏？”陳老爹道：“是那一位，請進來坐坐。”章宏捧了酒菜，走進房來，祇見陳老兒獨自一人自斟自飲，早已醉了，見了章宏，忙忙起身說道：“原來是章叔叔，請坐。”章宏道：“我曉得你老人家吃酒，特備兩樣菜來孝敬。”放下酒菜，一同坐下。那陳老兒是個酒鬼，見章宏送了酒菜來，祇是哈哈的笑道：“孝敬老兒，是何道理？”章宏道：“你我都是夥計家，不要見怪！”就先敬了一杯。那陳老兒並不推辭，一飲而盡。

那陳老兒是吃過酒的人，被章宏左一杯，右一杯，一連就是幾杯，吃得大醉。章宏想道：“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？”就向陳老兒道：“我有一件東西，約在今晚拿去，拜托你老人家把門留一留，我拿了就來與你老人家平分，祇是要瞞定了太師纔好。”那陳老兒是醉了，又聽得有銀子分，如何不依，說道：“章叔叔要去，祇是早些回來，恐怕太師呼喚，我卻沒話回他，要緊要緊。”章宏道：“這個自然，恐有些耽擱，你萬萬不可下鎖。”二人關會明白。章宏悄悄起身，出了宅門一溜煙直往羅府去了，正是：

打破玉籠飛彩鳳，頓開金鎖走蛟龍。

話說章宏出了相府，早有初更時分，急急忙忙就著月色來到羅府，祇見大門早已關了。原來自從羅增去後，太太惟恐家人在外生事，每日早早關門。章宏知道鎖了，祇得轉到後門口，敲了幾下，門公問道：“是那個敲門？”章宏應道：“是我。”門公認得聲音，開了後門。章宏一直入內，那些老媽、丫頭都是認得的，卻都睡了，章宏來到妻子房內，他妻子正欲和兒女去睡，不覺見了章宏，問道：“為何此刻回來，跑得這般模樣？”章宏道：“特來救你們的。”遂將沈謙暗害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妻子大驚道：“怎生是好？可憐夫人、公子，待你我恩重如山，必須想個法兒救他纔好！”章宏道：“我正為此而來。你且引我去見太太、公子，再作道理。”當下夫妻兩個進了後堂，見了夫人、公子，叩了頭站在燈下。太太問道：“章宏，你在沈府作侍，此刻回來，必有緣故。”章宏見問，就將邊關的文書，被沈謙改了假文書，同宗信通謀，明日早朝上本要害羅家一門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夫人、公子聞言大驚，哭在一處。章宏道：“且莫悲傷，事不宜遲，早些想法。”太太道：“倘若皇上來拿，豈不是就絕了羅門之後？如何是好？”羅燦道：“不如點齊家將，拿住沈謙報讎，然後殺上邊關，救出父親，豈不為妙！”羅焜道：“哥哥不可。沈謙這賊，君王寵愛無比，無所不依。我們動兵相殺，若是天子追問我們反為反叛，豈不是自投其死！”羅燦道：“如此說來，還是怎生是好？”章宏道：“小人有一計在此。自古道三十六著，走為上著。趕緊收拾遠走他方，纔保得性命。”太太道：“也罷，小孩兒可往雲南馬親家去，求你岳父調兵救你父親，二孩兒可往柏親家去，求你岳父與馬親翁一同會合去救你爹爹。倘若皇上追問，老身祇說你二人在外游學去了。”二位公子哭道：“孩兒何能獨自偷生，丟母親在家受罪？就死也是萬不能的。”夫人怒道：“老身一死無妨，你二人乃是羅門後代，血海的冤讎要你們去報。還不快快收拾前去要緊！為了老身，遲遲不行，我就先死了！”二位公子哭倒在地，好不悲傷慘淡。正是：

人間最苦事，死別共生離。

話說那章宏的妻子，見公子悲傷，忙勸道：“公子休哭。我想離城三十里有一座水雲庵，是我們的家庵。夫人可改行裝，星夜前去躲避些時，等公子兩處救兵救了老爺回來之後，那時依然骨肉團圓，豈不為妙？”夫人道：“皇上來拿，我母子三人一個也不在，豈肯甘休？”章宏妻子道：“我夫妻們受了太太的多少大恩，難以補報。請太太的鳳冠霞帔與婢子穿了，裝成太太的模樣，皇上來拿，我情願上朝替死。”夫人那裏肯依。章宏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太太可快同公子收拾出去要緊。”夫人、公子見章宏夫婦如此義重，哭道：“我娘兒三個受你夫婦如此大恩，如何報答？”章宏道：“休如此說，快快登程。”夫人祇得同公子換了裝束，收拾些金銀細軟，打了包裹，叫章琪拿了。四人向章宏夫婦拜倒在地，大哭一場。夫人同公子捨不得義僕，章琪捨不得爹娘，六人好不悲傷。哭了一會，章宏道：“夜深了，請夫人公子快快前行。”太太無奈，祇得同公子、章琪悄悄的出了後門，望水雲庵而去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